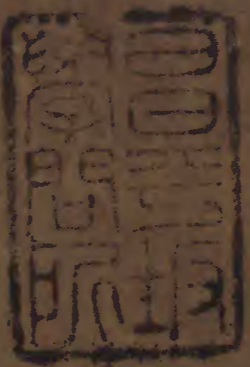


史通注一之三



漢書門
九二〇
七〇〇
六九〇
册架函號類

九二〇
七〇〇
六九〇
史評

史評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280
冊數	6 (1)
函號	297 139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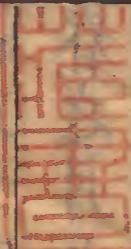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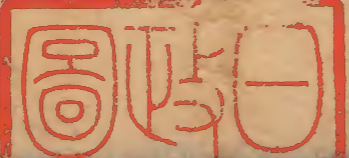


史通序

淺草文庫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
 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
 今上即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知
 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
 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
 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
 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



史通

卷

一

權首角

用職司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
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
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
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且漢求司馬遷
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自來日久博采衆議
爰定茲名凡爲二十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除所闕
篇凡八
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字
註五千四百九十八字
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
春之月也

評曰馬遷死後王莽求遷後封爲史通子班書明

甚劉豈不知書漢則雅書莽則穢就雅辟穢恐非
實錄

子玄傳及諸家評

宋景文唐書劉子玄傳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
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
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
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
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

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爲忠妄施不爲惠今羣臣無功遭遇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挽脫之諺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能用也時吏橫酷滛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見而嘆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

魏晉京

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遷秘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納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籍功于衆唯漢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爲苟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

藉慈但切借也

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
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
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
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
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
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
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
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
監脩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
可今監者不肯指授脩者又不遵奉務相權避以延
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
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
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玄脩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
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
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嘆曰爲史氏
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
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
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

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逵劉歆所
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瓿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
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
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
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
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
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
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
巢累遷太子左庶士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
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
上皆乘車以馬爲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
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
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
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駱車他事無
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
冠履唯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韞
而鐙蹠而鞍非唯不師千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
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開元初遷左散

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諸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大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枘斧斤弗能成書善惡必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尚書謚曰文六子貺餼彙秩迅迴

貺右拾遺餼集賢院學士知史官父子三人更泄史官著史例頗有法終荆南節度使秩給事中閬州刺史房瑄比之劉更生迅京兆功曹叅軍房瑄比之黃叔度迴進士御史吉州刺史孫貺子滋開元二年拜

相浹龍武叅軍稱孝子餽子贊都團練觀察使

評曰古史官多受旤後亂無聞遷固邕曄浩收其
尤烈者而子玄父子三人同泄史局后亂顯榮至
於三葉嗚呼盛矣

晁氏史通評

晁氏曰劉知幾長安神龍間三爲史官頗不得志乃
以前代書史序其體法因習廢置掇其得失述作曲
直分內外篇著爲評議備載史策之要當時徐堅深
重之云居史職者宜置座右玄宗朝詔其家錄進上

讀而善之宋子京稱唐舊史之文猥釀不綱謂知幾
工訶古人而拙於用已觀此書知子京之論不誣○
又曰唐柳璨炤之以史通妄誣聖哲評湯之德爲僞
迹論桀之惡爲厚誣謗周公不臣褒武庚狗節甚至
彈劾仲尼因討論其舛謬共成五十篇名史通析微
蕭統云論則析理精微故以爲名乾寧四年書成唐
史云璨公綽族孫少孤貧好學著史通析微時或稱
之起布衣至相不四歲按唐紀相璨在天祐改元則
書成猶未仕也

評曰柳璨者公綽族人也爲人鄙野諸柳不齒起
自布衣四年而相誅殺大臣以應長星迫脅哀帝
以禪朱三臨刑自咤曰負國賊唐書列之姦臣傳
其爲人如此而可析史通之微乎故史通可駁而
非賊臣之筆所能抨擊也晁氏之論失矣

王伯厚玉海序史通

王公名應麟
浚儀人

劉子玄史通二十卷景龍二年作開元十年十一月
予餽錄上

史通上帙自六家至自叙三十六篇及前叙及志中

共四十二篇自辨惑以下缺體統紕繆弛張文質褒

貶五篇下帙自史官至忤時十三篇

內篇六家至弛張第三十六外

篇史官建置至忤時第十三

書目史通二十卷評議作史體例商

推前人駁難其失分內外篇內篇十卷三十六篇又
有體統紕繆弛張三篇缺外篇十卷凡十三篇案自
序自爲著作佐郎至秘書少監竝兼史職因成此書
柳璨史通析微十卷隨篇評論其失凡四十九篇又
第十篇撫知幾四朝實錄之失又孫何著駁史通十
餘篇

楊用脩史通評

楊公名慎

老泉評劉子玄史通云世稱其詳且博然多俚辭排狀史之紀事將復甚乎其所譏誚者唯子鍊為差愈吁其難而然哉楊萬里云知幾史通毛舉前史一字必阿嘗得其所撰高宗武后寶錄讀之意其可卷石班馬臧獲陳范也及觀其未徼三年事則曰發遣薛延陀此何等語邪天授二年事則言傳遊藝死矣至長壽二年遣使流人則曰傳遊藝言之也遊藝之死至是三年豈有白骨復肉游魂再返乎古人目睫之

論誠有味也二公之論當矣然子玄史通妙處實中前人之膏肓取節焉可也黃山谷嘗云論文則文心雕龍評史則史通二書不可不觀實有益於後學焉

于尚書史通舉正論

于公名慎行

粵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權輿遐邈矣然而遷國云往代罕稱良寥寥芳猷千載莫嗣吁其難矣唐有劉子知幾夙以英資獨秉淵覽三為史臣兩入東觀博極載籍馳騁古今提要鉤玄括囊殆盡觀其史通所述自三墳五典之書南史素臣之紀兩京

史通 傳言 九
三國之纂中左江右之曆亦有汲冢古篆禹穴遺編
金匱之所不藏西崑之所未備莫不探厥淵源總其
統系摭摭押閣靡有遁形斯以勤矣爾其神識融洞
取舍嚴明操筆有南孤之志摘詞有班馬之文充其
蘊藉不足稱一代良史哉而乃好奇自信抱見深文
小則取笑於方家大則得罪於名教惜也難得之才
遺此無窮之恨是以憮然爲之太息略而原之蓋其
罪有二而其失有三堯禹爲聖辛癸爲凶自有生民
所共睹而信傳疑之語遵好事之說以汲書爲龜策

以六籍爲土苴信其言也則丹朱不帝重華有築壇
之謀蒼梧不返文命有膠舟之志桀紂不道如陳琳
草檄之誣西伯戡黎如桓溫拜表之專遂使皇圖帝
籙萃逋逃之藪瓊室儼垂拱之規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茫茫萬世人安適歸侮聖之罪一也夫儒者
之言折衷孔子皇皇經藉赫若日星刪述所加各有
攸當如讓湯斬桀則紀言之史不陳魯國無風則登
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意輒謂有私至所斷據則魏
丕曰舜禹之事吾知之也何其不信大聖權輿之準

而信辭臣依附之言人之不聰一至於此而能品藻人倫勸懲來世者乎離經之罪二也夫史猶繪也善繪者具人之象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撫事之故實而必得其命脉是故詞有煩而不殺事有細而靡遺欲其一披簡書而千古如覲也公素亾祭牲錄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覘者反報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新垣衍則介紹之詞畢載王孫從孔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談之妙也而子玄剽略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彩是猶操公輸之墨而規矩蟠龍之技執神禹之鑿而溝洫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睹之哉其失也淺夫立言之旨固貴本質而褒貶之詞或多擬議是以書有漂杵之文而詩載子遺之詠也今焉執西川之無魚而疑趙盾魚飡之事謂太原之無竹而惑郭侯竹馬之迎以烏啼花笑駁智不如葵之言以中山磨笄評無恤最賢之語是必譚輶軒之使而後方物不遺本篆籀之形而後書法無爽也其失也固夫人之哲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風軌固殊必得其情談何容易今

史通 傳言 十一
也遊夏列儒林冉季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規模也
項羽爲羣盜蜀漢爲僭君是不知英雄之梗槩也疑
曹操見匈奴無崔琰在坐之事是不究奸謀之詭也
謂阮籍聞母喪無圍棊飲酒之事是不聞放達之風
也其失也昧嗟乎才識特達有如子玄而舛錯不經
彰彰如是諒哉史之難也夫磨纖毫之瑕則完盈尺
之璧刮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材是故表而正之使
其全書不廢于世云爾

張碧山史通序

張公名之象雲間人
號碧山外史

史通者唐劉子玄知幾所撰也以漢求司馬遷後封
爲史通子兼取白虎通之義命曰史通蓋知幾所自
定若此知幾當長安神龍間三爲史官頗不得志憤
懣悵悒數欲求退其與蕭至忠等諸官書是已旣而
以前代史書序其體法因習廢置掇其述作深淺曲
直分內外篇著爲評議備載史策之要剖擊愜當證
據詳博獲麟以後罕覩是書當時徐堅重之云居史
職者宜置座右玄宗朝詔其家錄進上讀而善之其
書遂盛行於世歷歲滋久寢就散逸宋儒朱晦翁猶

史通 傳言 十一
以未獲見史通爲恨逮我 明嘉靖間吾鄉儼山先生陸文裕公始購得史通鈔本及他刻本采撰會要多所闡明已而是正翻梓川蜀猶自謂譌舛尚多惜無別本可校先輩之究意史學勤且薦矣是知求古書殘缺之餘於千載散亡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不慎也邇吳興凌子遇知纂刻史記評林曾不研審往往自用至以知幾爲宋人夫知幾姓氏初非奧僻名著唐室炯如日星今古仰之世尚有不知其人者嗟乎其人且不知又安知史通何書哉及覽龜策傳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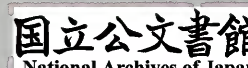
列評語則題曰槐野王公而不知史通固已具載也筆自知幾鑿鑿難掩錯謬如斯餘可例見疑誤後學孰執其咎爲惋悵者久之偶梁溪友人秦中翰汝立視予家藏宋刻本字整句暢大勝蜀刻儼山先生所未及覩者小子何幸覩此秘籍披閱撫玩良慰素心乃相與銓訂尋討指歸將圖不朽復與郡中諸賢雋徐君虞卿馮君美卿等叅合衆本丹鉛點勘大較以宋本爲正餘義通者仍兩存之反覆折衷始明潤可讀庶無遺憾斯文之寄屬在何人不與廣傳恐遂廢

沒於是乃倡義捐貲鏤板流布非敢自秘與世之知
知幾者共欣賞焉知幾昔嘗以史通自擬太玄且云
今之君山即徐朱等數君是也後來張陸則未之知
耳張者謂張衡平子也陸者謂陸績公紀也儼山先
生大雅博達以文章名世於公紀何讓乎予小子單
陋疎薄雖不敢望平子但史通繼刻無忸前脩而張
陸二姓適與知幾之言合殆亦有異數云

陸儼山題蜀本史通後

陸公名深字子淵上海人

深在史館日嘗於同年崔君子鐘家獲見史通寫本
訛誤當時苦於難讀也年力既往善本未忘嘉靖甲
午之歲叅政江藩時同鄉王君舜典以左轄遷自川
蜀惠之刻本讀而終篇已乃采為會要頗亦恨蜀本
之未盡善也明年乙未承乏西來得因舊刻校之補
殘剗繆凡若干言乃又訂其錯簡還其缺文於是史
通始可讀云昔人多稱知幾有史才考之益信兼以
性資耿介尤稱厥司顧其是非任情往往摭撫賢聖
是其短也至於評騭文體憎薄牽排亦可謂當矣善
讀者節取焉可也



前史官陸深書于布政司忠愛堂

凡校勘粗畢譌舛尚多惜無別本可參對也方俟君子昔人以思誤書爲一適斯言殆未可廢也故宜如右 廿又四日深再題

張睿父續校史通序

張公名鼎思長洲人

唐長安景龍間劉子玄在東關商榷諸史著史通二十卷傳刻弗廣余家有抄本齊六趙肖十居一二以故宦轍所至必先購求復得二三抄本雖各有舛譌而參稽互正庶幾可讀茲承乏江臬同寮諸公一時

士望聚會之間縱言至於史方伯莆田吳公曰此有史通太史陸儼山氏守藩時刻也子其讎之余念儼山先生才雄學博其于是刻用心良勤然恨無別本參對若有望於後人余豈敢辭因出篋中本更爲校勘篇章有應合應岐者合之岐之書名有應刪應益應定者刪之益之定之曲筆篇爲增四百三十餘字鑿職篇增三百餘字而去其自它篇羸者六十餘字因習上卷已亡刻中數行宜削而不削者慎之也它無可據者姑仍其舊校竣竊喟然嗟乎史職之難久

矣左史以降作者比肩靡不自謂鞭撻狐南睥睨遊夏而子玄橫加訶詆所與完璧者僅王君懋一人而已由斯以談柳子厚之不就豈無見乎然子玄身秉史筆不自成家龍姿美業未聞光闡雞晨穢德未聞昭戒至其論史則信冢書而疑墳典譏堯舜訾湯文誹周孔不少顧忌故宋子京有工拙之譏柳炤之有析微之論刻之不廣大率爲此要以序體法明典要爲作史者準繩則是書亦豈可少哉夫其上自唐虞下及陳隋綱羅千禩貫穿百家雖謂前無古人可矣此徐堅所以有座右之許也觀所上蕭至忠書雖苦積薪孰與蠶室然讀白首可期汗青無日之語其志有足諒者余深悲之故于茲編三致意焉

延按張碧山公雲間之序刻於萬曆丁丑張慎吾公豫章之刻成於萬曆壬寅相去二十六年爲日已久雲間姑蘇居又甚只何慎吾不見碧山刻也延初據豫章刻評釋不獲見雲間本書旣就請正新市李本寧太史公發雲間本來始得補注因習二篇全文而又爲延正二百三十餘字於是史通

始成全書而延疎謬之罪少追一二夫史通一書
之校陸文裕公始之張慎吾碧山二公繼之李太
史公正之予小子延得附驥篇未良亦幸矣嗟乎
宇宙大矣又惡知體統紕繆弛張三篇之亾者不
藏魯璧汲冢中亦有時見邪

郭延年史通評釋序

郭公名孔延
泰和人

張睿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
竣寄家君黔中張先生手校爲增七百三十餘字去
六十餘字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略已成全書家

君讀而喜以新刻寄延曰張先生爲觀察而手不釋
書猶諸生也爾曹爲諸生乃不諸生也予甚有其憚
黔中亾籍予家史通蜀本吳本再校之刻中如于寶
之于揚雄之楊王劭之邵常璩之據苻堅之符當是
寫誤可發舊本細爲校定延自長安歸循環校閱再
加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今共推者可
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爲著其爵里間以已意
爲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祇承嚴命終陸張二
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列嚴整文簡古議

史通
傳記
論慨慷史通之長也薄堯禹而貸操不惑春秋而信
汲冢訶馬遷而沒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
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
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
詡言亦非誣善矣延又因之有感焉子玄自序史通
方諸太玄太玄數百年後爲張衡陸績所重第史通
後來張陸則未之知不謂今千年後首刻于陸太史
再刻于張觀察爲子玄之平子公紀也二姓俱同事
豈偶然亦可謂子玄忠臣矣

史通

- 一注書序作書之旨并其作者未詳者缺
- 一注人序其爵里未詳者缺
- 一注事序其事之顛末未詳者缺
- 一以本篇爲題次第注之不論世與人之先後
- 一評有總評有細評總評列於前細評列於事之
後
- 一已注而復出者某事注見某卷書於冊顛
- 一一人而二三注者其人同其事異各以其題注

之

一事少字少者注見冊顛

一音義注見冊顛

一史通原注仍分行而注於下

一史通有蜀刻有吳刻原刻錯者正之疑者闕之

以俟再考

史通

內篇

共三十六篇

第一卷

六家第一

第二卷

二體第二

載言第三

本紀第四

世家第五

列傳第六

第三卷

表曆第七

書志第八

第四卷

論贊第九

序例第十

題目十一

斷限十二

編次十三

稱謂十四

第五卷

採撰十五

載文十六

補注十七

因習上十八

因習下十九

第六卷

言語二十

浮詞二十一

敘事二十二

第七卷

品藻二十三

直書二十四

曲筆二十五

鑒識二十六

探蹟二十七

第八卷

模擬二十八

書事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第九卷

覈才三十一

序傳三十二

煩省三十三

第十卷

雜說三十四

辨識三十五

自敘三十六

體統亡

紕繆亡

弛張亡

延按舊目十卷有體統紕繆弛張三篇今文俱亡
仍存其目

外篇 共十三篇

第十一卷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第十二卷

古今正史第二 總十條

第十三卷

疑古第三 總十二條

第十四卷

惑經第四 二十二條 申左第五

第十五卷

點繁第六 十一條

第十六卷

雜說上第七 一十五條

第十七卷

雜說中第八 十六條

第十八卷

雜說下第九 二十五條

第十九卷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四科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十五條

第二十卷

暗惑第十二 十四條 忤時第十三

延按外篇十卷舊目不列今為補之

史通註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陳繼儒仲醇訂註

內篇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
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推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
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
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畧陳其義列之於後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史通註

卷一

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鈴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爲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於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里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爲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

尚書今存

相類卽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爲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以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旣殞書體遂廢迨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爲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爲龜鏡者定以篇第纂成一冢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爲二

闕在書
卷之九

家語世說
存
唯書管策也

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
 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
 異義例皆準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
 勅詰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
 可述若此故事雖脫畧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
 文籍大備必剪截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
 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篇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
 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竝昔之所忽
 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
 觀其體制乃似孔氏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
 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評曰子玄首駁尚書為例不純次駁逸周書滓穢
 相叅可謂眼空千載前無古人矣而突以守株之
 衍畫虎之劭繼之不幾於狗尾續貂乎若以其自
 名漢魏尚書隋書便以繼尚書則班范漢書猶賢
 於衍劭也衍劭尚不足窺班范之藩籬而况可議
 唐虞之典謨乎子玄又謂君懋隋書似孔氏家語
 家語亦論語之亞何子玄輕以予劭也

孔安國漢武時人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
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
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
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
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晉中興補中書
郎出爲廣陵郡撰述百餘萬言

臨沂王肅字恭懿南齊祕書丞太和十七年奔魏
歷官儀同三司注國語

大康晉武帝
改完

晉太康汲郡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簡書周書其
一也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相傳以爲孔子刪
書所餘陳氏云文體與古文不相類似戰國後人
倣效爲之者李仁父曰劉向班固所錄竝著周書
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
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
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邪篇目比漢多
同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書多駁辭宜
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爲名

逸周書有時訓解第五十二比月令多同然又有
月令解有目亾書職方解第六十二則與周官無
異矣

王劭字君懋北齊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
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問劭劭具論所出一
無舛誤入隋遷秘書少監劭在著作專典國史撰
隋書八十卷詞義繁雜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
之迹堙滅無聞初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
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文詞鄙野然其

聖書

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
李延壽曰劭究極群書雅好著述崇詭怪之說尚
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
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經營符瑞雜以妖訛爲河
朔清流而乾音干沒榮利頹其家聲惜矣

評曰周書七十二章卽汲冢中逸周書也子玄旣
知爲孔子刊約之外又云似好事者增益奈何據
以爲真便疑堯禹豈後之好事者增益反賢於孔
子之刪述邪王劭隋書子玄推高而首蒙畫虎不

成之謂要之劭之受嗤在佞開皇不在義例不精也疑孔子而信汲冢孔子惡佞子玄好劭此二者史通之病根故首爲之論著焉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馬昭曰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鄭玄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又有晉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

杜注春秋遵
周公之典以
序事故曰周
孔盡存魯矣
竹書紀年本
存

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脩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爲

史通註 卷一 六
不刑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
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
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
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
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
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爲國
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
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
安得比於春秋哉

評曰春秋惟褒貶嚴也故亂賊懼馬遷史記帝紀
似法春秋而亡褒貶朱子綱目法春秋而有褒貶
而惜子玄未之見也夫褒貶豈易言哉無瑕之言
可以戮人佞人不可執筆古今論史宗遷固其次
壽曄遷黨於陵固黨於憲壽事二姓曄爲戎首何
暇論褒貶故後之論史者取其辭焉耳矣
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
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
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

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史書大畧與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啟位啟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亾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畧同繇辭則易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王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劍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

不即平字姓
也舊有平

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附秘書
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不姓準名
不讀彪一作平春秋後序作不淮字訛

國語晉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
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

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

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公召

叔嚮使傳太子彪

盼即叔嚮時孔子未
作春秋彪平公也

左昭二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為政而來見

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公羊傳莊七年四月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

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注不修春秋謂史記

也古者謂史記為春秋疏據此傳則孔子未修之

時已謂之春秋

春秋正義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
云云皆在孔子之前竹書紀言三

事與魯史同唯鄭棄其師出
瑣語晉春秋多是古史全文仲尼修經皆約策書

成文丘明作傳博采簡牘衆記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相齊景公著晏子春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七篇今書存刻在國子監

虞卿趙相以魏齊故去趙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藝文志云十五篇虞卿亾其名食邑於虞故曰虞卿

孔叢子虞卿著書曰春秋魏齊曰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名何答曰經者取其常事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爲孔子其無經乎

呂不韋陽翟大賈人相秦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今書存

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高帝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新語今書存

延按家君入蜀於席文襄公家抄有晉乘然疑後人取晉事依託爲之非古本也檇杙惡獸名顛頊氏有不才子因以爲號賈逵云謂鯨也檇杙一名傲很一名難訓見史記注楚人取以名史懲惡之義耳其書不存宋人張唐英有蜀檇杙專紀蜀王建孟知祥事

唐志史錄編年類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七卷失姓名四家始於汲冢書紀年終於張太素隋後畧漢有荀悅侯瑾張璠袁宏張緬劉艾袁曄樂資習鑿齒之書而應劭崔浩漢紀音注附焉魏吳晉有孫盛魏澹梁祚環濟陸機干寶劉謙之曹嘉之徐廣鄧粲檀道鸞蕭景暢郭季產杜延業之書而劉協注晉紀附焉宋齊梁北齊隋有王智深裴子野鮑衡卿王琰沈約吳均謝昊劉蕃何之元蕭韶姚勗王劭趙毅張太素之書而臧嚴栖鳳春秋附焉失姓名者汲冢紀年魏武本紀皇帝紀梁末代紀四家不著錄者柳芳唐曆以下及常渙吳兢常述陸長源陳嶽焦璐李仁實馬總王起苗台

符賈欽文曹圭張素劉軻封演韋美柳璨之書終
於李匡文漢至唐年紀凡十九家三百五十五卷
延按編年體當附之春秋家唐志爲詳而史通尚
畧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旣著春秋而丘明
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授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
者示也所以傳示來世按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
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
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
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
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
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
撰爲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
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
三十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爲主而紀傳互出表志
相重於文爲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
書爲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
皆有斯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于寶徐

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劭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畧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爲的準焉

唐藝文志樂資春秋後傳三十卷隋志三十一卷水經注引春秋後傳資又撰山陽公載記

荀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從弟彧特稱敬焉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帝嘗以班固漢

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異巖李氏曰荀悅漢紀三十卷固不出班書然亦時有刪潤如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闕諫疏班書皆無之不知悅何從得也如張騫傳贊以所有放哉爲有所放焉之類顏師古亦嘗辨其誤又不知悅何以云也司馬光資治通鑑書太上皇崩葬及五鳳郊泰時之月皆舍班從荀蓋悅修紀時固書猶未訛舛而君蘭君簡端瑞與譽寬竟等字猶兩存之疑以傳疑慎之也由此以觀古書雖殘缺不倫

非證驗明白未可妄下雌黃

張璠漢人著後漢紀三十卷徐賈未詳

太原孫盛字安國晉佐著作郎著魏氏春秋晉陽

秋詞直理正咸稱良史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

頭誠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

君門戶事其子請刪改之盛不可諸子遂竊改之

盛私以其本遼東宋太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

得遼東別本考校多異書遂兩存

新蔡干寶字令升晉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

迄愍五十三年凡二十卷稱良史延按干姓寶名

非干也宋楊誠齋嘗與同舍談于寶一吏曰干非

于驗書果然○聞喜裴子野字幾原曾祖松之宋

元嘉中受詔續脩何承天宋史未成卒子野常欲

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

無聞子野更撰宋畧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

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

跣謝之請兩釋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

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楊鏹於是吏部

盛稱陽秋者
避鄭太后諱
也鄭名阿春
生簡文帝

沈璞約祖

史通言 卷一

十四

尚書徐勉言之武帝以爲著作郎掌修國史
吳興吳均字叔庠梁待詔著作均將撰齊書求借
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
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使中書
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
之坐勉職尋召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
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
卷著齊春秋二十卷

廬江何之元諮議參軍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
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爲三十卷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旣爲春秋內傳又稽
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
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列於春秋外傳國語合爲二
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明儒
賈逵王肅虞翻常曜之徒並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
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
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
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爲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

國語文雖華
豔終是零碎
故后作史者
不字焉

蓋錄而不序故卽簡以爲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
游士爲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
書未爲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叅其異同刪彼二家
聚爲一錄號爲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
留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
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
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爲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
語存焉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
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第謂國語
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
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爲九州春秋州爲一
篇合爲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
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
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爲紀傳者則規模
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爲是史漢之體大行而
國語之風替矣

評曰春秋外傳國語范甯始云富豔退之便謂浮
夸至朱子鄙之爲委靡繁絮今順宗實錄綱目通

史通註 卷一 七
鑑具在有一段序事如國語不六經之流三傳之
亞子玄知言哉國語在西漢時賈誼馬遷亦頗宗
述劉向始更考校是正疑謬東漢注者有鄭司農
衆賈侍中達虞會稽翻唐丹楊固四家而韋昭摠
而增潤補綴今止韋解刊行其序甚明暢而子玄
止言賈虞韋三家豈未讀韋序邪肅在昭後故不
論宋宋庠有國語補音三卷亦詳明與韋解並行
今刻在留都者佳

賈逵字景明漢侍中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孫吳騎
都尉韋曜卽韋昭吳人王肅北魏人當置昭後

戰國策十三卷崇文總目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
大夫劉向錄舊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
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向以戰國時游士
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凡十二國三
十三篇繼春秋以後記楚漢之興總二百五十年
事今篇卷亾闕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闕又有後
漢高誘註本二十卷今闕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
十止存八卷

晁氏曰漢劉向校定三十三篇東西周各一秦五
齊六楚趙魏各四韓燕各三宋衛中山各一舊有
五號向以爲皆戰國時游士策謀改定今名其事
則止繼春秋下記漢楚之起凡二百四五十年之
間崇文總目多缺至皇朝曾鞏校書訪之士大夫
家其書始復完漢高誘註今止十篇餘逸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初立穀梁春秋更生受穀
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序次列女傳凡八篇著新序
說苑凡五十篇

唐志雜史孔衍春秋時國語春秋後國語各十卷
漢春秋十卷後漢春秋六卷後魏春秋九卷通鑑
外紀引後語

司馬彪字紹統晉泰始中秘書郎撰漢末州部之
亂司冀徐兗青荆揚涼益幽凡盜賊僭叛皆紀之
名曰九州春秋共九卷又以漢氏中興訖于建安
忠臣義士亦已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
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
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

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
篇號曰續漢書

唐藝文志春秋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

三卷始於左丘明外傳國語次董仲舒繁露終於

楊士勛穀梁疏

失姓名
五家

左氏之學有賈逵董遇王

肅王朗杜預鄭衆穎容劉寔服虔孫毓梁簡文殷

興何始真張冲孔穎達之屬公羊之學有董仲舒

嚴彭祖何休孔氏王愆期之屬穀梁之學有尹更

始段肅唐固麋信張靖程闡孔衍范甯徐乾徐邈

沈仲義肅邕江熙楊士勛之屬三傳則有劉兆韓

益胡訥潘叔度李鉉之學國語則有王肅唐固虞

翻韋昭孔鼂之學又有士燮之注經干寶之義傳

吳畧之詭例京相璠顧啟期之地名大夫譜王延

之李謐之旨通叢林崔靈思沈宏文阿之義解義

畧劉炫之攻昧規過及答問辭苑辨證義難之流

不著錄者始於王玄度注左氏傳左氏有纂要集

傳義疏音注序釋疑事類公穀有總例以三傳名

書有異同指要總例以春秋名書有後語振滯通

圖集注集傳纂例微旨辨疑加減指掌指元通例
折衷義鑑而終以柳宗元非國語凡二十一家四
百三卷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
事跡錯採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
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
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
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
武帝又勅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

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

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

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

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惟

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

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

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

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

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

五胡匈奴鮮

卑滑氏羌渠

羯胡

拓拔魏姓後

改姓元

暉業姓元封

濟陰王

顯慶唐高宗

改元

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
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
濶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
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爲其體之
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紀時採雜言謂採世本國語國策等故
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况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
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
所以深誠也

評曰史記二字雖始魯史然逸周書有史記解第
六十一則周穆王時已有史記名矣晉世家孔子
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亡召王公羊傳莊七年不
修春秋注謂史記也由是言之史記春秋一名也
非子長創名矣

王伯厚曰梁武帝勅群臣自太初終齊撰通史六
百二十卷元魏濟陰王暉業起上古終宋著科錄
二百七十卷其書無傳高氏小史自開闢至唐文
宗爲百二十卷今雖存而傳者鮮自書契以來未

有如通鑑者延按通史科錄宋已不傳小史通鑑
在子玄後故史通不載

晁氏曰高峻小史一百二十卷以馬遷史至陳隋
書附以唐實錄纂其要分十例爲六十卷後其子
迥折而倍之

評曰按北史魏宗室元暉字景襲明帝初拜尚書
左僕射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
事以類相從名爲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義
迄于晉凡十四代又濟陰王元暉業在晉陽無所

交通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爲辨宗錄四十卷據傳
撰科錄者尚書元暉非濟陰王元暉業也史通誤
以元暉爲元暉業而王伯厚玉海因之史通旣誤
玉海再誤考究之難如此

晁氏曰相州李延壽父大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
隔南北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擬
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
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
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爲二史刪煩

補闕過本史遠甚又撰太宗政典官終符璽郎司
馬溫公日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
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
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家
史也雖於襍祥詼嘲小事無所不載然敘事簡徑
比於南北正史無煩冗蕪穢之辭竊謂陳壽之後
延壽亞之

評曰梁武謂蕭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
可廢則亦旣自雄矣江左蕭氏世有其文梁武非
謾言者子玄乃謂通史以降蕪累尤深何也此書
唐世尚存至宋無傳無以辨其是非若李延壽南
北史簡整明飭承祚之亞而文采或過之溫公服
膺似矣第大義未明諸目未備不立逆臣傳而爾
朱榮爾朱兆張衡弒主之賊竟爾漏網不立忠臣
傳而尉遲迥王謙元瑾荀濟勤王之義遂同埋玉
瑾濟討高澄書曰謀害文襄事覺伏誅宦官劉思
逸瑾濟同盟乃列恩幸與士開一類梟威稱兵仍
附楊素漢諒謀叛猶傳諸王祖珽盲佞奈何不列

思幸化及弒主寧得附於文述諸如此類史通未
駁又近日南均張司成再刻李史序云子玄標駁
百家而此書不一置喙豈未之見耶延壽修史顯
慶子玄著書景龍相去甚近豈其未見特未加標
駁耳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
太初以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
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
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
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
尋其創造皆准于長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東
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曰
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史
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春秋述魯史止定公
記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西
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
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自古迄今無
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推千載蓋史之流品亦旣

總音穆

史通註 卷一 史通註 史通註

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評曰子玄於史記有貶詞於漢書加偉稱優固於
遷似矣第云史記惟論於漢始遷生武帝時安能
論漢終固生東漢自能究西都始末藉令遷固易
時而生惡知遷不能作漢書邪以愚論之遷辟創
業固辟守成創業紛亂勢難精密守成太平更易
尋討此可以知遷固之優劣矣

班彪字叔皮固字孟堅俱詳漢書本傳

史通註 終

史通註

唐劉子玄知幾撰著

明陳繼儒仲醇訂註

內篇

二體

載言

本紀

世家

列傳

二體第二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
已下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

一體左馬二
家班荀一體
也

史通註

卷一

一

求諸備體固已缺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
 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
 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
 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二家各相矜尚必辯
 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為次列世
 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
 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至於賢
 士貞女高才雋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
 沉寘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
 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

也
 軒葦張目

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
 則纖芥無遺語其麤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為異
 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序其
 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以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
 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若乃同為一事分
 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
 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
 而擢居首帙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

帙音秩直
 切

此是公論

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竝編此其所以爲短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于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爲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爲史而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

真佳真

劉向注一卷

竝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爲次序皆略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愜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中將恐碎瓌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狀其迂濶又依左氏成書剪裁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于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爲裴略

上隱虞預于寶令升寶

也徐羨沈約
裴子野即松

之孫也

莒子欲以盟

晏子無致

外戰

人勝大國
戰行成

各有其美竝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左襄二十三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明日
 先遇莒子莒子厚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
 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
 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
 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蔽廬在下妾不
 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又禮記亦載此事劉向
 說苑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鬪殺二十
 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又古
 樂府有杞梁妻歌乃杞梁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梁
 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
 抗聲長哭城感之頽遂投水而死其妹朝日悲其
 姊子賢貞操作歌名杞梁妻也晉左九嬪杞梁妻
 贊云遭命不改逢時儉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
 崩高城訴情窮旻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弛卽弛弓
解去弦也
 評曰屈沉汨羅賈弔均平其怨同也曹刿齊桓荆
 劫秦始其俠同也史記旣變編年之體不得不類

史通言

卷二

三

傳既以類傳安能拘先後輩此無足為史記累者
 第列傳不始臯夔伊周而始屈賈不極力為孔顏
 榆揚而為刺客模寫即子長復生惡能置喙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左氏穀梁竝作
 曹劌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
 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

谷口鄭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成帝朝
 王鳳以禮聘之不屈其清風足以激貪厲俗

嚴君平遵鄭子真樸揚雄著書稱此二人近古之
 逸民也

郭大本名秦
 後漢書以范
 曄父名秦故
 改

界休郭太字林宗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
 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吾不知其它

界休今
 介休縣

汝南黃憲字叔度初郭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
 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曰奉高之
 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器汪汪若干頃之
 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廣川董仲舒少治春秋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前

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

潁川鼂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長安谷永字子雲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

想信

評曰嚴鄭郭黃德冠人倫名馳海內不可及已董生學究天人更生忠在王室錯雖不終人哀其忠若谷永者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班生所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比之董劉殊非其倫則何不曰賈誼晁錯董生劉向也

載言第二

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爲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

分事與言甚精當

變體兼事與言亦

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爲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序敘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懵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分擾古今是同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爲史者宜爲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王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爲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又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晉干寶議撰晉史以爲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于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覩其利

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評曰桓文霸績尙書不紀非闕也仲尼之徒無道
桓文之事而獨紀秦誓取其語近王也春秋以一
字爲褒貶若盡錄秦誓豈成春秋但史通以桓文
作霸爲事以繆公誠誓爲言則不易之論也另立
制冊章表書爲目甚新爲體亦異第二云以類區別
又似一部類書文選不似史體故數千年來無遵
此目不若仍舊王言入紀臣言入傳三章之約載
之高紀反騷之文編之雄傳更爲妥焉

漢書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
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詩
諷諫詩詳文選十九卷

郫人楊雄字子雲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
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卽充國圖畫而
頌之延按子雲無出師頌止有充國頌其卽出師
頌邪文選充國頌後編有出師頌則史孝山作豈
史通誤以爲雄邪

成都司馬相如字長卿以貲爲郎旣病免家居茂

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
 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
 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
 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
 書言封禪事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延按諭蜀文以
 開邊釁封禪書以廣符瑞雖無作可也難與韋賈
 比論

應劭曰過秦賈誼書第一篇名言秦之過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日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
 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
 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
 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
 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
 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謹
 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
 義按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
 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以上別作周秦世

謹言

也

繆喜穆

史通言

卷二

九

未帝稱世家
既帝作本紀
此例甚正

家持股紂以對武王拔秦繆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其書先成一卷而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垂繆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

伯起魏收字

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謚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

史通注

卷二

九

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此其義也如近代述

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魏後書李伯藥

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

洪纖備錄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全為傳體有

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評曰春秋隱四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九月

衛人殺州吁于濮董八月莊八冬十有一月癸未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董三四

月實未成君也項羽起江東滅暴秦建都彭城假

號西楚使守之以正庶幾桓文而放逐義帝失天

下心身死東城即未成君亦非州吁無知之倫太

史公立紀誠過而子玄抑同羣盜則又過矣 國

初偽漢大類西楚稱本紀未為天子稱世家又無

繼祀如此等類別為載記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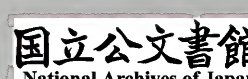
評曰孫和吳大帝權太子也廢為長沙王和子皓

即位追尊和為文皇帝景穆元晃魏太武帝燾太

子也正平元年薨二年太武被弒晃子濬即位追

尊晃為景穆皇帝和與晃皆位終北面追加大號

別紀與傳如
分早白



者也吳史不紀和爲和立傳魏史輒紀景穆繼於
太武則吳爲得魏爲失矣戾國卽漢戾太子也漢
宣帝卽位未聞爲戾作紀以繼武昭而魏可紀景
穆以繼太武乎收之諂魏延壽因之不加刊正子
玄之識上符遷固元史不紀裕宗以繼世祖子玄
之例也異日者本朝懿文睿祖當以此例
爲正

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爲萬國周之東遷
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爲
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
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爲世家其
爲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於陳勝起自
羣盜稱王六月而死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
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爲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
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
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爲君而前齒列陪臣屈
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

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玷又列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

唯以田完制名

謂田完世家也

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

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

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

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

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

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為世家

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

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

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竝一槩稱傳無復世

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

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為史者

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勝之以傳則下同臣妾梁

主勅撰通史定為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

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北編魏虜

牛弘周史南記蕭登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

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冊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

登登察

本無實字

也

也

傳靡易者矣

評曰項羽不宜列本紀陳勝不宜稱世家三晉田氏未為君不宜稱世家田氏既為君宜稱齊世家不宜稱田完元魏後梁宜稱世家皆確論也惟益本漢主而訾為偽蜀本承統而抑為家通史史通通鑑俱屬未通綱目帝蜀其名始正羽勝即不得為世家不曰秦民湯武乎槩目為盜子玄過矣史記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自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陳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以陳字為田氏

應劭云始食采地田是改姓田氏

蕭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梁侍中武帝嘗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眾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贊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為名對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

伐記五卷

蕭登字理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臣於魏魏冊嗣梁稱帝於江陵三世而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隋秘書監禮部尚書撰五禮百卷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

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略猶存區分未盡

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

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

曰遷紀不可得也或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

已子曾不之怪何獨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

之與殷夏也正朔相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

何傷如項羽者事起秦餘身終漢始姝夏氏之后羿

似黃帝之蚩尤譬諸閭位容可列紀方之駢拇難以

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

吳本亡或曰
遷紀不可得
也八字

蚩尤之切虫
伸行
勝音母大脰
指

折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媿夫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叅竝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

王吉字子陽
漢書列四皓

於王吉傳首

四皓羽翼太

子專詳史記

留侯世家

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多廢其同於古者惟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畧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異謀樹一奇節竝能傳之不朽人到于今稱之豈假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

史通言 卷二 十六
乎自班馬以來獲書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
令聞死無遺跡用使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
其名而虛班史傳妄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
人以沒而不朽爲難蓋爲此也

評日子玄分別紀傳如辨阜素別澠淄作史之楷
模也第史遷之失叔皮章懷曾難之矣叔皮論畧
有云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
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
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章懷太子賢注云遷著

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
繼著爲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胤當世家而編
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子玄本紀世家列傳三篇
尤羽黜勝皆本彪賢然不序及二子猥以己意排
擊貪天之功掠人之美子玄所謂范依政駿班習
子長攘袂公行自陷穿窬乃自謂哉
應劭曰蚩尤古天子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
人之貪者○索隱曰按黃帝紀云諸侯相侵伐蚩
尤最爲暴則蚩尤非爲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

史通言 卷二
盧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正義曰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竝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威振天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是也○歸雲集蚩尤阪泉氏集韻作蚩虬孔安國又以蚩尤卽九黎君繆

名疑相叛臣羿一作研芎有窮國君也是爲夷羿有窮一作有窳一作窮石羿學射於楚狐父一作狐甫羿棄武羅栢因熊髡龐圍之賢而用逢蒙寒浞栢因熊髡龐圍一作伯因雄髡龐圍逢蒙荀子作蠡門淮南子王褒頌作逢門七畧作蠡蒙論衡作龐門古字通用寒足一作寒促寒君伯明之讒子弟也寒猗姓一云却姓猗一作猗寒促烝羿之妻曰純狐殺羿而納爲室純一作統純狐生二子

澆音泉敗堯

切

鐘音鐘許貴

切

莞音官

鄒音今邑名

弦雜切

曰澆曰豷澆論語作豸一作敖傲嫩古字通用豷
一作豷豸淫於其嫂曰女岐一作女歧逢蒙弟子
曰鴻超一作鴻起一云逢蒙弟也

紀姜姓侯爵出自東莞劇縣春秋時嘗娶魯女又
女為王后魯莊公之三年齊侵之紀季以鄫入于
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

名疑四皓者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
四曰角里先生此漢惠帝時所刻四皓神座也園
公陳留風俗傳作園公或云園公名庚字宣明襄

邑人也始居園中因以為號或云姓國名秉或云
姓唐或云姓庚師古亦作園公或云園公姓韋而
漢書法言俱作園公仙傳拾遺又作東園公綺里
季綺里姓季名或云季字也或云姓吳名實字子
景或云姓朱名暉字文季畢文簡公士安以綺里
季夏為一人黃公為一人蓋以逸少淵明子美有
黃綺之語耳仙傳拾遺云綺里季東園公角里先
生夏黃公與張良為雲霞之友與惠帝所刻神座
同則文簡之說未是夏黃公一曰夏里黃公姓崔

名廓字少通廓一作廣齊人也隱居夏里因以爲
號四明志又云黃公鄞人角里先生軹人也孔安
國秘紀及漢紀仙傳俱作角蠡而魏子又作祿里
或云秦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又稱灞上先生
角里亦其號耳元和姓纂有綺里夏里祿里三姓
蓋其後裔顏師古漢書注云四皓匿迹遠害氏族
無得而詳皆後世皇甫謐之徒所附會耳角音鹿
上從兩點下從用漢書作用上從一撇海錄碎事
云應曜隱居淮上與四皓同徵而不出曜一作耀
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
有五色甚美世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
陳勝陽城人字涉吳廣陽夏人字叔俱詳史記陳
涉世家張耳陳餘俱大梁人詳史記本傳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本名曠東漢永平三年
拜宗正以孝義聞
晉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
項羽圍漢滎陽將軍記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
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

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
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
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縱公守滎陽
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矣羽燒殺信

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袁紹引為別駕不
用其言為操所執尋謀歸袁氏遂見殺

洪邑人陳容少親慕臧洪隨洪為東郡丞城未敗
洪遣出事紹洪敗見執紹欲殺洪容在坐見洪當

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為天下除暴而專先
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為郡將奈何殺之紹

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為容
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

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
殺在紹坐者無不歎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

烈士

史通註 終

此語其辭坐者無不熾息辭牀謂曰彼何一日幾二
 川日寧與熾共同日而派不與熾軍同日而主財良
 此語曰夫一熾豈肯常隨之限吾子背之限小人今
 且獲去古對人率出詰曰此非熾共熾空更爾為容
 精思熾豈合天意熾共熾舉無派派奈何對之辭

史通註

唐劉知幾子玄撰著
 內篇而重撰之
 表曆 書志
 表曆第七

為古象字
 同

蓋譜之建名起於周氏表之所作因譜為形故桓君
 山有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斜上竝効周譜此其
 證歟夫以表為文用述時事施彼譜曆容或可取載

諸史傳未見其宜何則易以六爻窮變化經以一字成褒貶傳包五始詩含六義故知文尚簡要語惡煩蕪何必欵曲重沓方稱周備觀馬遷史記則不然矣天子有本紀諸侯有世家公卿已下有列傳至於祖孫昭穆年月職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說用相考覈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煩費豈非謬乎且表次在篇第編諸卷軸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用使讀者莫不先看本紀越至世家表在乎其間緘而不視語其無用可勝道哉既而班東二史

東謂東觀漢史各相祖

述迷而不悟無異逐狂必曲爲銓擇強加引進則列國年表或可存焉何者當春秋戰國之時天下無主羣雄錯峙各自年世若申之於表以統其時則諸國分年一時盡見如兩漢御曆四海成家公卿旣爲臣子王侯才比郡縣何用表其年數以別於天子者哉又有甚於斯者異哉班氏之人表也區別九品網羅千載論世則異時語姓則他族自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使善惡相從先後爲次何籍而爲表乎且其書上自庖犧下窮嬴氏不言漢事而編入漢書鳩居鵠

雁真江切維也

巢蔦施松上附生龐贅不知剪裁何斷而為限至法
盛書載中興改表為注名目雖巧蕪累亦多當晉氏
播遷南據楊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間諸偽十有
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臣崔鴻著表頗有甄明比於
史漢羣篇其要為切者矣若諸子小說編年雜記如
韋昭洞紀陶弘景帝王歷皆因表而作用成其書既
非國史之流故存而不述
漢溝洫志大司空掾王橫引周譜云定王五年河
徙注如淳曰世統譜謀也

唐柳芳曰司馬遷因周譜明世家

鵲巢之詩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類弁之詩曰蔦

音鳥與女蘿施音異于松栢

六義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

五始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

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

吳志韋昭傳世間有古歷注其所紀載既多虛無

在書籍者亦復錯謬因尋按傳記考合異同采摭

耳目所及以作洞紀起自庖犧至於秦漢凡為三

蔦寄生也女蘿亮絲也

黃武吳大帝改元

臺漢靈帝
改元

史通言 卷三
三
卷當起黃武以來別作一卷事尚未成

陶隱居弘景作帝代歷以筭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半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饗地祇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天相會云

評曰春秋戰國周德旣衰羣雄分峙則馬遷二十國年表不可無也典午播遷五胡亂華諸僞竝起則崔鴻十六國年表不可無也由是推之南北分爭蕭方等有三十國春秋則三十國年表當修五代閩紫路振采有九國志劉恕有十國紀年歐陽脩有五代史則十國之年表當脩而誰爲遷鴻乎又史通雜說篇云太史公年表雖燕越萬里而徑寸之內犬牙可接雖昭穆九代而方寸之中鴈行有序使讀者簡便舉目可詳此篇乃謂讀者緘而不視煩費無用一褒一貶令人何所適從

書志第八

典序 天文志 藝文志
五行志 雜志

夫刑法禮樂風土山川求諸文籍出於三禮及班馬著史別裁書志考其所記多効禮經且記傳之外有所不盡隻事片文於斯備錄語其通博信作者之淵海也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曰志東觀曰記華嶠曰典張勃曰錄何法盛曰說名目雖異體統不殊亦猶楚謂檣杵晉謂之乘魯謂之春秋其義一也於其編次則有前曰平准後云食貨古號河渠今稱溝洫析郊祀為宗廟分禮樂為威儀懸為出於天文郡國生於地里如斯變革不可勝計或名非而物是或小異而大同但作者愛奇恥於仍舊必尋源討本其歸一揆也若乃五行藝文班補子長之闕百官輿服謝拾孟堅之遺王隱後來加以瑞異魏收晚進弘以釋老斯則自我作故出乎曾臆求諸歷代不過一二者焉大抵志之為篇其流十五六家而已其間則有妄入編次虛張部帙而積習已久不悟其非亦有事應可書宜別標題而古來作者曾未覺察今略陳其義列於下云

已上書志總論

吳本題音第

夫兩曜百星麗於玄為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恒故
 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今之天
 卽古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
 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讀者竟忘其誤
 權而為論未見其宜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志無
 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覩其垂越者矣降及有
 晉迄於隋氏或地止一隅或年才二世而彼蒼列志
 其篇倍多流宕忘歸不知紀極方於漢史又孟堅之
 罪人也竊以國史所書宜述當時之事必為志而論

右音湯

天為也

天為也但載其時彗孛氛祲薄食晦明禪竈梓慎之
 所占京房李邵之所候至於熒惑退舍宋公延齡中
 台告折晉相速禍星集潁川而賢人聚月犯少微而
 處士亡如斯之類志之可也若乃體分濛瀼色著青
 蒼丹曦素魄之躔次黃道紫宮之分野既不預於人
 事輒編之於策書故曰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
 其間唯有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等數家頗覺其
 非不遵舊例凡所記錄多合事宜寸有所長賢於班

瀕湖孔切濛
 瀕大水貌
 分野正預人
 事

馬遠矣 已上天
文志

評曰古今一天郡國代更唐之郡國非漢之郡國則唐之分野非漢之分野不一明著豈無訛謬考漢天文志陰陽之精其本在地上發於天政失於此則變見於彼此言人事之于天象也唐天文志李淳風因漢書十二次度數以唐州縣配通典亦云下分區域上配星躔此言分野之與人事也子玄乃謂分野不預人事愚不知其說若謂丹曦素魄黃道紫宮亘古如斯不必復志則志傳所載有赤鳥夾日白虹貫日矣有月暈黑氣乍合乍散矣有紅氣垂帶白氣如環矣有失中道而東失中道而西矣有客星歷閣道入紫宮有客星見紫宮西垣矣諸如此類豈可無志

量音韻

丹曦日也素魄月也日有中道卽黃道也月有九行兼黃道青道黑道白道赤道言也紫宮北極紫微宮天子之宮也東郡京房字君明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

房用之尤精竟以讒誅
南鄭李邵字孟節和帝卽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
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謡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邵
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
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
問何以知之邵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
故知之耳

呂氏春秋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召子韋問焉子
韋曰禍當君雖然可移於相公曰相所與治國家
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爲君曰可移於
歲公曰歲饑民餓必死爲人后而殺其民誰以我
爲君乎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熒
惑必徙三舍行七星星當一年君延年二十一矣
熒惑果徙三舍

陳仲弓從諸子侄造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聚太
史奏五百里內有賢人聚

范陽張華字茂先子躡以中台星坼勸華遜位華
不從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

顧冕

之以俟天命及倫秀將廢賈后華遂與裴顧俱被
收
續晉陽秋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
處士星時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
會稽士人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古音遮切

伏羲已降文籍始備逮於戰國其書五車傳之無窮
是曰不朽夫古之所制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

編為藝文志論其妄載事等上篇

謂天文志

續漢已還祖

述不暇夫前志已錄而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頗煩互

出何異以水濟水誰能飲之者乎且漢書之志天文

藝文也蓋欲廣列篇名示存書體而已文字既少披

閱易周故雖垂節文而未甚穢累既而後來繼述其

流日廣天文則星占月會渾圖周髀之流藝文則四

部七錄中經秘閣之輩莫不各踰三篋自成一家史

臣所書宜其輟簡而近世有著隋書者乃廣包衆作

勒成二志騁其繁富百倍前脩非唯循覆車而重軌

亦復加濶眉以半額者矣但自史之立志非復一門

其理有不安多從沿革唯藝文一體古今是同詳求

覽

鄭書業

營書姦

厥義未見其可愚謂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
 當變其體近者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亦有墳籍志其
 所錄皆鄴下文儒之士讎校之司所列書名唯取當
 時撰者習茲楷則庶免譏嫌語曰雖有絲麻無棄菅
 蒯於宋生得之矣已上藝文志
 渾圖卽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雞
 白之繞黃周髀卽蓋天其本庖犧氏立周天歷度
 所傳則周公受於殷商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股也
 股表也

鯨音倪大魚
 似龍四足聲
 如人
 麒麟二句出

評曰易稱悉備云有天道杞宋無徵由文不足于
 玄欲除二志吾未見其可也馬氏文獻通考於二
 志尤詳第漢人之籍入於隋志唐人之書著於宋
 紀則蕪矣
 左成九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
 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
 夫災祥之作以表吉凶此理昭昭不易誣也然則麒
 麟闕而日月蝕鯨鯢死而彗星出河變應於千年山
 崩由於朽壤又語曰太歲在丑乞漿得酒太歲在巳

淮南子天文

訓

鵬音服鳥似

鵠而大鵬集

賈夫未云福

祇惟謝艾以

象鳴破麻秋

封福祿伯

販妻鬻子則知吉凶遞代如盈縮循環此乃關諸天
 道不復繫乎人事且周王決疑龜焦著折宋皇誓衆
 竿壞幡亡梟止涼師之營鵬集賈生之舍斯皆妖災
 著象而福祿來鍾愚智不能知晦明莫之測也然而
 古之國史聞異則書未必皆審其休咎詳其美惡也
 故諸侯相赴有異不爲災見於春秋其事非一泊漢
 興儒者乃考洪範以釋陰陽其事也如江璧傳於鄭
 客遠應始皇卧柳植於上林近符宣帝門樞白髮元
 后之祥梓柱黃雀新都之讖舉夫一二良有可稱至

蜚音費如牛

白首一目蛇

尾見山海經

又蜚蠊也又

音飛蠅音或

似蠶舍沙射

人爲害如狐

蠟音緣蟻也

亦蝗子蠶音

終蚣蝮屬也

蝻音冥蝻蝻

蟲也蝻音膝

漆食木蟲

從音遂緩也

死人衣也

於蜚蠊蝻冬蝻震食崩折隕兩霜雹大水無冰其所證
 明實皆迂濶故當春秋之世其在於魯也如有旱雩
 舛候螟螣傷苗之屬是時或秦人歸穰或毛伯賜命
 或滕邾入朝或晉楚來聘皆持此恒事應彼咎徵旻
 穹垂謫厥罰安在探賾索隱其可畧諸且史之記載
 難以周悉近者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
 號爲繁富作者猶廣之以拾遺加之以語錄况彼春
 秋之所記也二百四十年行事夷夏之國盡書而經
 傳集解卷才三十則知其所略蓋亦多矣而漢代儒

吳本地作兆

宣十五年

成元年相去

五年

評論精賞心

白細密董劉

復生亦當視

首

楚嚴即楚莊

文宣一作文

者

本成二字當
作不字

者羅災青於二百年外討符會於三十卷中安知事

有不應於人應人而失其事何得苟有變而必知其

地者哉若乃採前文而改易其說謂王札子之作亂

在彼成年

春秋成元年二月無米董仲舒以為其時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案今春秋經札子殺

召毛事在宣十夏徵舒之構逆當夫昭代

春秋昭公九年陳災

董仲舒以為楚嚴王為陳討夏徵舒因滅陳陳之臣子毒恨故致火災案楚嚴王之滅陳在宣十一年如

昭九年所滅者乃楚靈王時且莊王卒恭王立恭王卒康王立康王卒夾敖立夾敖卒靈王立相去凡五

世在五行志上卷中楚嚴作霸荆國始僭稱王

春秋桓公三年日有蝕之既京

房易傳以為楚嚴稱王兼地千里案自武王始僭號歷定成繆三王始至於嚴然則楚之稱王已四世矣

何得言嚴始稱哉又魯桓薨後世歷嚴閔釐文宣高

凡五君而楚嚴作霸安有桓三年日食而應之邪

宗諒陰亳都實生桑穀尚書尹陟相太戊亳有桑穀拱生劉向以為殷道衰高宗

承弊而起盡諒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

事而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按太戊崩其後嗣有

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即高宗

是也桑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高宗又本成都於亳

晉悼臨國六卿專政以君事臣董仲舒以為成公十

有食之時宿在畢晉家象也晉厲公後莫敢責大夫

六卿遂相與比周專晉國君還事之按春秋成公十

二月丁巳朔日魯僖末年三桓世官殺嫡立庶
春秋僖公三十年十二月殞霜不殺草劉向以為是時公子遂專權三桓始世官向又曰嗣君徵失柄來事之象也又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劉向以為釐公末年信用公子遂專權自恣至於殺君故陰脅陽之象見釐

公不悟遂終專權後二年殺子赤立宣公按此事乃
文公末世不是僖公時也遂即東門襄仲赤文公太
子即斯皆不憑章句直取智懷或以前為後以虛為
惡也

實移的就箭曲取相諧掩耳盜鍾自云無覺詎知後

生可畏來者難誣者邪又品藻羣流題目庶類謂莒

大為國菽為強艸鶯著青色負蠻匪中國之蟲春秋嚴公

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為蠻負蠻也劉向以為非中
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澤淫風所生是時嚴公

取齊淫女為夫人既入淫於兩叔故鸚鵡為夷狄之

鳥按鸚鵡中國皆有唯不踰濟水耳事見周官

如斯詭妄不可殫論而班固就加纂次曾靡銓擇因

以五行編而為志不亦惑乎且每有叙一災推一怪

董京之說前後相反桓公三年日有食之董仲舒劉

以為晉曲沃莊伯殺晉侯京房向歆之解父子不同

以為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也嚴公七年夜中星隕如雨劉向以為夜中者即中國

也劉歆以為晝象夷狄劉向又以為蠹生南越劉歆

以為盛暑蠹所遂乃雙載其文兩存要理言無准的

生非自越來也事亦煩費豈所謂撮其機要收彼菁華者乎自漢中

興已還迄于宋齊其間司馬彪臧榮緒沈約蕭子顯

相承載筆競志五行雖未能盡善而大較多實何者

如彪之徒皆自以名慙漢儒才劣班史凡所辯論務

鸚鵡水鳥也鸚鵡負蠻也又負蠻也肥音肥蚘即負蠻其虫也周禮曰鸚鵡不踰濟國不踰濟無妨中國有也鸚一

公作在在者之矣

守常途既動遵繩墨故理絕河漢兼以古書從略求
徵應者難該近史尚繁考祥符者易洽此昔人所以
言有乖越後進所以事不精審也然則天道遼遠禪
寵焉知日蝕不常文伯所對至如梓慎之占星象趙
達之明風角單颺識魏祚於黃龍董養徵晉亂於蒼
鷺斯皆肇彰先覺取驗將來言必有中語無虛發苟
誌諸竹帛其誰曰不然若乃前事已往後來追證課
彼虛說成此游詞多見其老生常談徒煩翰墨者矣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

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

故云然又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又曰知之為
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嗚呼世之作者其鑿之哉
談何容易駟不及舌無為強著一言受嗤千載也

五行志

武經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
生欲卜吉而後行太公以為腐草枯骨無足問且
以臣伐君豈可再乎
宋書劉裕征盧循大軍至左里將戰劉所執麾竿
折折旛沉水衆懼劉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

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卽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

晉書張重華以謝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麻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漢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宣帝本名病已

成帝時歌謠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故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劉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篡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爲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

什佰即什陌
田開通也南
北曰什其有
曰陌

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
哀帝建平四年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什佰設
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
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
止是時帝祖母傅太后驕與政事故杜鄴對曰西
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什佰明離
闈內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
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
之所由制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竝侍
帷幄布於列位有罪不罰亡功受官此指象昭昭
以覺聖朝後哀帝崩成帝母王太后臨朝王莽爲
大司馬誅滅丁傅一曰丁傅所亂者小此異乃王
太后莽之應云

王子捷即王
札子襄即召
戴公之子

中須魯大夫
一作孺

左宣十五王孫蘇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子捷殺
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左昭十七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中須曰彗所
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
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

其與不然言
必然也

瓊珪也學玉
爵也瓊分也

欲以禳火禪
婢支反瓊古

亂及學古推
及

衛地不旱也
魯地降婁也

日食於家章
之不及降婁

之始乃息故
禍在衛大在

魯小也周四
月今二月故

趙在魯

火出而見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
久矣其與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
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
衛陳鄭乎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
火若我用瓊竿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

昭七夏四月甲辰朔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
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
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在衛君
乎魯將上卿

八月衛侯卒十
一月季孫宿卒

趙達河南人少從侍中單甫受學謂東南有王者
氣可以避難故脫身渡江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
微旨對問若神吳主權問其法達終不語由此見
薄祿位不至

山陽單颺字武宣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算
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後拜尚書卒初熹平末黃
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
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
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

史通言 卷三
譙其冬魏受禪

晉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
蒼白二色鷲出蒼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蟲
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州之狄泉
盟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爲胡象其可盡言
乎是後劉石相繼亂華

晉爲全行

或以爲天文藝文雖非漢書所宜取而可廣聞見難
爲刪削也對曰苟事非其限而越理來書自可觸類
而長於何不錄又有要於此者今可得而言焉夫圓

滯音阿病也
滯音債病也

首方足含靈受氣吉凶形於相貌貴賤彰於骨法生
人之所欲知也四支六府痾瘵所纏苟詳其孔穴則
砭灼無悞此養生之尤急且身名竝列親踈自明豈
可近昧形骸而遠求辰象旣天文有志何不爲人形
志乎茫茫九州言語各異大漢輶軒之使譯導而通
足以驗風俗之不同示皇威之廣被且事當災運尤
相關涉爾雅釋物非無往例旣藝文有志何不爲方
言志乎但班固綴孫卿之詞以序形法採孟軻之語
用裁食貨五行出劉向洪範藝文取劉歆七畧因人

成事其目遂多至若許負相經揚雄方言竝當時所重見傳流俗若加以二志幸有其書何獨捨諸深所未曉歷觀衆史諸志列名或前畧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遍補所闕各自以爲工推而論之皆未得其最蓋可以爲志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志二曰氏族志三曰方物志何者京邑翼翼四方則是千門萬戶兆庶仰其神威虎踞龍璠帝王表其尊極兼復土堦卑室好約者所以安人阿房未央窮奢者由其敗國此則其惡可以誠世其善可以勸後者也且宮闕

制度朝廷軌儀前王所爲後王取則故齊府肇建誦魏都以立宮代國初遷寫吳京而樹闕故知經始之義卜揆之功經百王而不易無一日而可廢也至於兩漢之都咸洛晉宋之宅金陵魏徙伊瀍齊居漳滏隋氏二世分置兩都此竝規模宏遠名號非一凡爲國史者宜各撰都邑志列於輿服之上金石艸木縞紵絲枲之流鳥獸虫魚齒革羽毛之類或百蠻攸稅或萬國是供夏書則編於禹貢周書則託於王會亦有圖形九牧之鼎列狀四荒之經觀之者擅其博學

瀍音纏滏音父

縞稱音三音練也白也枲音死歷

印音寤物
具識也

聞之者騁其多識自漢氏拓境無國不賓則有邛竹
傳節筍醬流味大宛獻其善馬條支致其巨雀爰及
魏晉迄于周隋咸亦遐邇來王任土作貢異物歸於
計吏竒名顯於職方凡爲國史者宜各撰方物志列
於食貨之首帝王苗裔公侯子孫餘慶所鍾百世無
絕能言吾祖鄒子見師於孔公不識其先籍談取誚
於姬后故周撰世本式辨諸宗楚置三閭實掌王族
逮乎晚葉譜學尤煩用之於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
於國可以甄別華夷自劉曹受命雍豫爲宅世胄相
承子孫蕃衍及永嘉東渡流寓楊越代氏南遷夷從
華夏於是中朝江右南北混淆華壤邊民虜漢相雜
隋有天下文軌大同江外山東人物殷湊其間高門
貴族非復一家郡正州都世掌其任凡爲國史者宜
各撰世族志列于百官之下蓋自都邑已降氏族而
往實爲志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如休文宋籍
廣以符瑞伯起魏篇加之釋老徒以不急爲務曾何
足云惟此數條粗加商略得失利害從可知矣庶夫
後來作者擇其善而行之

已上
雜志

隋志孝成命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劉向校中
秘書哀帝使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
祿閣上歆遂總括群書著爲七略大凡三萬三千
九十卷又曰向別錄歆七略剖析條流各有其部
唐志劉向七略別錄二十卷劉歆七略七卷

孔衍魏漢春秋許負河內溫縣婦人漢高祖封爲
明雌亭侯裴松之以爲今東人呼母爲負衍以許
負爲婦人如爲有似然漢高祖時封皆列侯未有
鄉亭之爵疑此封爲不然延考漢高功臣侯年表

亦無許負負相經未見然梁陶弘景劉孝標俱有
相經序詳藝文類聚相術篇

史記魏豹立爲王而爲薄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
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距滎陽
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

因背漢而中立與楚連和

師古曰此謂當得天下

漢使曹參

等虜魏王豹以其國爲郡而薄姬輸織室實生文
帝○漢書郭解許負外孫風俗通義爲政之要辨
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輜軒之使

求一作采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秘室及嬴氏之

亾遺脫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

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

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

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閎麗也張竦以為垂

諸日月不刊之書

晁氏志方言十三卷雄齋油素問上計孝廉異語

悉集之題其首日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

評曰史記貨殖傳云山西饒材竹穀纒山東多魚

鹽漆絲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宛然一方物志

第其意主生殖故云貨殖隋許善心會撰方物志

特未列之正史史通謂正史當有方物志似矣予

意一準貨殖傳書竹木載魚鹽以遂民生之利可

也若旅獒宛馬前史以為戒未可誇示後世至於

人形志活似人相篇此何與於治亂而謂急於天

文乎則子玄好奇之過也

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職來獻欲垂法厥世作

王會○補曰晉輿服志云成王之會唐顏師古云

教章說文
犬如人心可
使

本存

昔武王時遠國入朝太史次爲王會篇愚謂成周
 之會在成王時詩序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是也
 八方四方四維之國左宣三王孫滿曰昔夏之方
 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
 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
 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山海經有大荒東經大荒南經大荒西經大荒北
 經故云四荒之經

左昭十七秋郟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叔孫問焉曰

少皞氏以鳥名官何故也郟子曰吾祖也我知之
 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爲鳥
 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
 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鳴鳩氏司空也爽
 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
 爲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爲九農
 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
 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

玄鳥氏伯
 趙伯勞也青
 鳥爲鷦也丹
 鳥爲雉也祝
 鳩爲鳩也賜
 鳩王鳩也鳴
 鳩爲也鶡鳩
 鶡鳩也鶡鳩
 鶡鳩也鶡鳩

山海經全在

疎音力

文伯荀躒也

魯壺萬所趾

壺樽

叔精學

於郊子而學之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

昭十五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介既

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

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晉

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

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

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且昔而高祖孫伯鷹

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及幸有之二子

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

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

其祖

屈原為楚三閭大夫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

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

小史掌邦國之志定繫世辨昭穆注帝繫世本之

屬疏天子謂之帝繫諸侯謂之世本

晉陽秋初陳群為吏部尚書制九格登用皆由中

正考之簿世然後受任

鄭樵曰魏立九品置中正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

功曹各有簿狀以備選舉晉宋齊梁因之
評曰史記自序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作三代世表第一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牒經略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則漢史未嘗無氏族也特未及百官耳唐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悶閱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資人謂賣昏由是詔士廉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譜牒參攷史傳檢正真偽進忠賢退悖惡先宗室後外姓退新門進舊望左膏梁右寒畯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爲九等號曰氏族志一百卷則唐未嘗不志氏族也特未著於史耳至宋鄭夾深通志略獨詳氏族都邑豈讀史通而興起邪至其自序則云出臣胸臆不涉漢唐諸臣議論亦幾穿窬

或問曰子以都邑氏族方物宜各續次以志名篇夫史之有志多憑舊說苟世無其錄則闕而不編此都邑之流所以不果列志也對曰按帝王建國本無恒所作者記事亦在相時達則漢有三輔典近則隋有

東都記於南則有宋南徐州記晉宮闕名於北則有洛陽伽藍記鄴都故事蓋都邑之事盡在是矣譜牒之作盛於中古漢有趙歧三輔決錄晉有摯虞氏族記江左有兩王百家譜中原有方思殿格蓋氏族之事盡在是矣自沈瑩著臨海水土周處撰陽羨土風厥類衆夥諒非一族是以地里爲書陸澄集而難盡水經加注酈元編而不窮蓋方物之事盡在是矣凡此諸書代不乏作必聚而爲志奚事無文譬夫涉海求魚登山採木至於鱗介修短柯條巨細蓋在擇之而已苟爲漁人匠者何慮山海之貧罄哉

酈音歷

銜音暇

通考晁氏曰洛陽伽藍記三卷元魏羊銜之撰後魏遷都洛陽一時王公大夫多造佛寺或捨其私第爲之故僧舍多爲天下最銜之載其本末及事跡甚備陳氏曰銜之以爾朱之亂城郭丘墟追述斯記文獻通考鄴中記一卷不著名氏記自魏而下及僭僞都鄴者六家宮殿事迹按唐志有鄴都故事二卷肅代時馬溫所作今書多引之延按史通有

鄴都故事之目則此書非肅代時人作矣
隋經籍志漢初得世本叙黃帝以來祖世所出而
漢又有帝王年譜後漢有鄧氏官譜晉世摯虞作
族姓昭穆記十卷齊梁之間其書轉廣後魏遷洛
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則諸國之
從魏者九十二姓世爲部落大人者竝爲南洛陽
人其中國士人則第其門閥有四海大姓郡姓州
姓縣姓及周太子入關諸姓子孫有功者竝令爲
其宗長仍撰譜錄紀其所承又以關內諸州爲其
本望其鄧氏官譜及族姓昭穆記晉亂已亾自餘
亦多遺失

京兆趙岐著三輔決錄自序曰三輔本雍州地世
之徙公卿吏二千石及高貴者以陪諸陵五方雜
會非一國之風非但繫於詩秦豳也其爲士好高
尚義貴於名行其俗失則趨勢進權惟利是視余
生於西土嘗以玄冬夢黃髮之士姓玄名明字子
真與余寤言言必有中善惡之間無所依違命操
筆者書之近從建武以來暨於斯今其人旣亾行

乃可書三石朱紫由此定矣晉京兆摯虞注解三
 輔決錄虞字仲洽太子舍人以漢末喪亂譜傳多
 亾失雖其子孫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
 唐柳冲傳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南賈弼撰姓氏
 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藏在秘
 閣副在左戶甄析士庶無所遺宋王弘劉湛好其
 書弘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湛為選曹譔百家
 譜二卷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隋志云
 儉十卷王邃之續四卷王僧孺演益為十八篇隋

還七儉

志三十卷東南諸族自為一篇不入百家數隋志
 南族譜二卷拾遺一卷弼傳子匪之匪之傳子希
 鏡希鏡傳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諳究希鏡傳子
 執執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文選注引姓氏英賢
 錄又著百家譜隋志二十卷廣兩王所記

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為舉
 選格名曰方司格人到于今稱之

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州在臨海東南去郡二千
 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人皆髡髮

麇音君

穿耳女人不穿耳土地饒沃既生五穀又多魚肉
有犬尾短如麇尾狀此夷舅姑子婦臥息共一大
牀略不相避地有銅鐵唯用鹿格為矛以戰聞摩
礪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
鹵之歷月餘日乃啖食之以為上殺

陽羨周處字子隱氏齊萬年反處力戰而沒處著
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并撰集吳書

吳郡陸澄字彥深隆昌元年散騎常侍隋經籍志
曰齊時陸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說依其前後遠近

陸澄撰林
注昭義改元

編而為部謂之地里書任昉又增陸澄之書八十
四家謂之地記陳時顧野王抄撰眾家之言作輿
地志隋大業中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
圖上于尚書故隋代有諸郡物產土俗記一百五
十一卷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
百卷

晁氏曰水經四十卷漢桑欽撰欽成帝時人本經
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史稱道元好學歷覽奇書撰
注水經行於世

本經今存

史通註

卷三

二十九

史通註終

三

百

十一

圖

十

十

十

